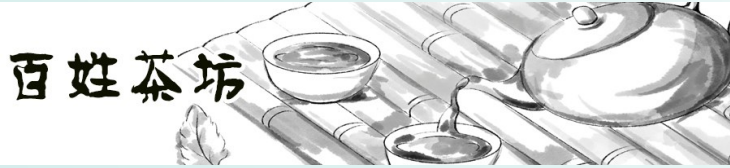


百姓茶坊



收 麦

□ 周春荣

母亲一贯喜欢种麦，不怎么喜欢种荞。因此，麦子都种在肥田沃土上，荞子则种在边边角角。

荞子、麦子，原本应该不区分它们的，毕竟都是粮食。但事实上，荞子确实有点不受待见，至少在母亲那里就是如此。

母亲喜欢种麦不喜欢种荞的原因是，麦子属细粮，荞子属粗粮。

母亲就是喜欢麦子。不仅母亲喜欢麦子，寨子里的人们也都喜欢麦子。她们喜欢的理由可以数出个一二三：麦粒能做麦酱，麦面能烙饼子、擀面条、炸油条……

麦子从人们那里获得的优越感，让荞子始终耿耿于怀甚至不服。

有一天，不服气的荞子终于开口说话了。它说，麦子你傲气什么？你不再是细粮，一年也只能种一季，我再不行，不仅一年两季，而且还在家里过年呢。麦子无词，荞子说的毕竟是事实。

荞子与麦子吵闹的故事，是母亲告诉我的。我也认为，荞子说的确实是事实。

春天，荞子种下去，不多久就可以归仓了，秋天再种，农历九月前后又再次收割，装在坛坛罐罐里，等着过年。

麦子是在头一年秋后入土的，入冬盖了雪被，过年时节还在地里，等着春风来解冻，要到来年夏天才会成熟，一栽，一收，时间上虽然不足一年，年头上却已跨过两个年头，典型的寅种卯收。

那些年，寨子里的秋种主要是种麦子——高一点的山腰，种麦子的犁沟划得稀疏一点，两沟麦子中间要留出两尺来宽的空地，留待来年开春以后种苞谷；低矮的地方尤其是靠近水淹坝的地块，种麦子时都密植，而且要赶早，早一天是一天，因为低矮处一到夏季常常就会积雨成湖，一淹就是小半年，是指望不上种苞谷的。

种麦子没用圈肥，用的是土皮灰。六七月间烧好的土皮灰淋过一场又一场大雨，已经变得湿润了，拌上一点农家肥，就作了底肥，很随意，毕竟麦子不是农村“大季”而是“小季”——“大季”对应的是主粮苞谷，麦子是“小季”，当然就是辅粮。尽管农民没有过多重视所谓的“小季”，但那麦苗儿依然长得很好。

到了初夏，麦子抽穗了，麦穗齐整整地摆满了地块，风吹来，麦穗的头摇过来再摆过去，就像操场里的一大片学生在做早操。后来读了书，



我才知道风中的麦穗儿摆动有个很诗意的名字：麦浪。再后来读了诗，更加知道麦浪是个好词，是诗人们怀想故乡绕不开的意象……

又过得一阵子，麦黄了。

麦黄时节，时令大概在芒种前。

那时节，水田要插秧了，辣椒苗要入土了，麦子该收割了，总之该收的得收，该种的得种，因此，年少时我把“芒种”理解成了“忙种”——尽管是无知的附会，但却附会得相当有意思。

在高一点的山腰，两沟麦子中间的空地上早已按时令套种了苞谷，苞谷苗都好高了，只是麦子遮挡着，所以苗弱，须及时收麦，把空间给苞谷苗让出来。

低矮的地方尤其是靠近水淹坝的地块，不知哪个地方下过初夏的第一场暴雨，水冒洞里反正是冒出了浑水，一波一波地翻滚着注入水淹坝。如果第二场第三场暴雨再接再厉，水淹坝就会积雨成湖，所以麦子也得抢收。

高处的麦得收，低处的麦更得收，几股麻绳一道紧，农民忙得如同10根手指按12只跳蚤——忙哪一头都不是。

雨，说下就下了，下了一夜，如瓢泼。生产队长戴着竹编的斗笠，挨

家挨户地串门，说麦子明天得抢收，不管它熟与不熟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雨住了，水淹坝也淹了，浑浊的洪水已经淹到了麦子的腰，只剩下了头。生产队长哨子一响，一寨人都卷起了裤脚，排成一排站在水中，去抢收那些行将淹没的麦子。右手的镰刀把麦穗勾在左手心，一刀下去，麦穗到了手中，麦秸秆已然淹在了水底。然后，扯两三根秸秆一捆，麦子被捆成一捆，远远地丢到水淹不着的地方。

水继续涨，麦继续割。裤子湿了，麦穗淹得更深了。

“雷雨三夜。”这是老话，也是真话。第二天抢收完水淹坝的麦子，第二天晚上雨接着下，第三天早上一看，头天还看得见影子的麦秸秆丝毫不见了影，好在抢收及时，一季的希望到底被农民搬回了家……

接下来是抢收山腰上的麦子。

在山腰，人分两拨，一拨割麦子，一拨拔秸秆。秸秆拔除后的土地像刚刚理了发的头，很清爽，夹在两垄麦子中间的苞谷苗重见天日，吹得上风，看得见光，欢快了。

麦子搬回生产队，脱了粒，分了。青的接上了黄的，不再青黄不接，生活又得到一时的改善，家家户户忙着将麦粒磨成面粉，烙饼子、擀

面条，吃得瓢响锅叫……

土地分到户，水淹坝仍然淹，村里人仍然种秋麦、抢夏收。

那一年，洪水快将麦头淹到水底时，父亲母亲到底将麦子抢收完毕。我从外地回家，赶去水淹坝帮忙，看见父亲正将一背麦子艰难地背起——一背麦子就像一座山。

父亲蹲在地上，将肩绳套上双肩，然后试着弯腰，再弯腰，右膝盖顶在浸着浑水的泥土里……待他起步上路时，父亲右膝盖跪下去的那个泥窝里，瞬间就浸满了水。我看见这一细节，心里一时五味杂陈！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……”白居易看别人割麦，写下了《观刈麦》。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。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”，真的好一个句子！我关于种麦割麦的所见所感，已然被白居易写尽了。

割麦，是劳动，更是生活。

而找麦，则是哲学——在一块麦田里，你永远找不出最大的那一株麦穗。

农村人过日子就如同找麦穗，心存得陇望蜀之想，最后都是失望。人的一生，仿佛就是行走在麦地里，尽管有远方，但远方未必就是好，只有眼前的，才是最实在的选择！

纳雍河在喀斯特河谷盆地，这里四围群山环抱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。

黔中水利枢纽工程筑坝截流，随着水位上涨，成就了一个“养在深闺人渐识”的自然山水景区。奔流不息的河水停止了前进的脚步，纳雍河摇身一变，美丽壮观的高峡平湖展现在世人面前。昔日水流湍急的河水被清波荡漾的湖面所代替，烟波浩淼，壮美辽阔，构建出新纳雍河的秀美画卷。四面八方的客人慕名而来，在这里尽情享受美景，无不为纳雍河奇美的山而折腰，为纳雍河澄澈的水而欣喜，为纳雍河热情的人而感动。

从百兴镇乘车沿百（百兴镇）牛（六枝特区牛场乡）公路东行，汽车在馨香的柏油路上行进，没多久到了蒋家岩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对面犹如屏障的山峰。一路行进，夹岸高山。置身于此，摒弃外界的繁华与喧嚣，古老遥远的岁月也似乎就在咫尺。

到了大桥上，左面的轿子山与右边的大尖岩隔河对望，这对传说中期待了三生的恋人，被“红蜘蛛”的传说所隔开。

沿着蜿蜒曲折的公路顺势而上，到了山脚的时候，把车停在路边，仔细观察轿子山气势磅礴的美。轿子山因形同轿子而得名，山体上金色的阳光像给它覆上了一层薄纱。轿子山下的水头寨、老木寨、三家寨是苗族、布依族、汉族聚居的地方。

布依族勤于农耕，以刺绣编履见长。布依族热情好客，居所优雅古朴，别具风味的布依族粽子、杯子米回味无穷，美丽动听的布依族爱情歌曲让人无限陶醉。红喜场中，新郎新娘用“杯子米”酒杯向父母及来宾中的亲朋长辈敬酒，老人们接过年轻人敬来的酒一饮而尽后，随即给新郎新娘打发喜钱，称“坠杯”。每逢六月六，这里更是热闹非凡，一派欢庆的节日景象。

要是正赶上水头寨的苗族办“老喜”，还可以参加他们的“打嘎”仪式。“打嘎”即打牛（宰牛祭祀），是苗族丧葬习俗中最浓烈、隆重的仪式。苗族凡老人去世，都要打牛祭祀。有条件者立即打牛的，称为热嘎；无条件择期再打牛者为冷嘎。孝家一般只打1头牛，还要杀猪，还有1头断气猪（现已改以鸡替代）。无论是牛或猪，都有交牲仪式。除孝家外，死者的所有女婿，家家都要拉牛来打给“外公”或“外婆”，即岳父或岳母，还有死者的“姑妈”（姐或妹）或“娘舅”（亲舅子），都要打牛给自己的“舅”或“姑妈”。无条件者也要背小猪或抱鸡来祭奠，此为大吉。

打牛时讲究颇多，且自牛倒地起，舅或姑家（主客）、孝家、女婿家各家分别轮流吹笙、击鼓、跳脚，喂酒令，直到把牛肉煮熟、菜饭做好才请客人入席就餐。外祭的人家，就在野外做汤做饭就地摆桌待客……

顺着荆棘丛生的小路爬上轿子山顶，悬崖之上，林木掩映，站在山巅极目远眺，可俯瞰纳雍河全貌。它像一颗蓝宝石镶嵌在群山之中，风光旖旎，景色迷人，湖光山色，尽收眼底。这时会不禁感慨：纳雍河不仅是一条河，它的每一滴水，都渗进了居住在这里的世世代代的子民血脉中。

从山顶往下看，群山形态各异，近山如簪，远山如烟。盘旋而上的公路，犹如仙女折起的飘带。

纳雍河是雅致的：这里的建筑错落有致，或依山而建，或逐水而居，背靠莽莽的轿子山，脚踏淙淙的纳雍河。那些小村庄好像睡在舒适的小摇篮里，安静不动地躺着。当夕阳卧在远处的山梁上，此时的人们或独自一人，或结伴而行，漫步湖畔，垂钓于湖边。人们或坐、或躺、或蹲，与纳雍河的风景相得益彰。处处体现着与大自然的和谐，彰显着纳雍河的格局，也彰显着纳雍河人的胸怀气度。在山顶，抑或谈笑风生，

抑或观路人来往，别有一番趣味。此为大美！

坐在船上，你来不及欣赏纳雍河蜿蜒曲折的“婉约美”，就立刻被它浩瀚壮观的“豪放美”所打动。这河水啊，蓝得让人心醉，绿得令人神往！清晨，在喷薄欲出的阳光中，河面变成了金色，微风掀起的层层涟漪，像鱼鳞、像碎金，使人心旷神怡。

船行至卢家渡，往下一带视野开阔，鹭鸟倏地从水边飞起，晶莹的水花奔腾四溅，一片欢快。两岸多有牛羊，它们或低头吃草，或嬉戏田间，动物世界的和谐与意趣，往往让人叹服于造化的神奇。送走了坐在船上欢声笑语的游客，河面上的大桥深情地凝望着澄澈的湖面，似温柔的姑娘，低眉驻足等待。大桥全长268.6米，桥面宽10米，桥墩高65米，是贯穿纳雍、织金、六枝三县的交通要道。

成群结伴的鱼儿躲在水下偷笑，大大小小的红鲤鱼、顽皮的鲫鱼偶尔还跳跃满湖，放肆地彰显着蓬勃的生机。细鳞鱼更是得意，不停地在空中穿梭。游人坐在汽艇上，景在两岸上，人在画中游。湖水之上，隐隐约约几个划着汽船垂钓的渔翁，一湖、一船、一竿，不用装饰、无需渲染，深深植入游客的心。

湖两岸大片大片的油菜花，绝对是一帧浸染着生命之色的画布。含蓄的绿与明艳的黄相拥，温柔着你的视线，也惊喜着你的目光。汽艇驶过，湖水荡起阵阵波澜，打破了那份宁静。湖边飘起的阵阵炊烟，刚好与悬崖峭壁上郁郁葱葱的树木交相辉映。此前遥不可及的大自然杰作，如今近在眼前，触手可及。

不多时，到了三岔河。三岔河两岸壁立千仞，岩层裸露，岩石环形结构清晰可见，崖上枝蔓低垂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点染出了三岔河的水墨色彩。目光游移，还可看到褐色岩石上爬满了青藤，岩缝中株株岩松旁逸斜出，千姿百态，如画如诗。

泛舟湖上，与友把盏，悠悠悠悠。下了游船，美食相伴——农家腊肉味熏熏，布依米酒糯意纯，野生鱼火锅中跳，柴火煮鸡惹人晕……

远处，深黛色的青山，仿佛正给游客讲述一个古老而寓意深远的故事。的确，移民难，难在他们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。然而，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面前，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劳动人民的朴实与担当。水下沉埋的历史，已记于史志上，刻在纳雍河子民的心中。现在库区的秀美风光和游人的欢声笑语，已抹去了昔日的苍凉，库区人民正畅享着“失”去之后的所“得”，此为大德！

大德为纳，大美为雍，大善为河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纳雍河定会闻名遐迩，以其大德、大美、大善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，造福一方人民。

多彩毕节风



湖光山色 韩贤普 摄



百姓茶坊

忆父亲

□ 吴 穷

所有人的心里边，是不是都期待着一个很想重逢的人，哪怕在梦里。

然而翠坪山上只剩下我的思念了，因为爹爹在那里沉默地住了20余年。每每清明，总会记得太多太多的旧事，温暖了心。多少年以后，白云已游走，我突然发现我还是很爱我的老爹，常常会想起他那块包枇杷的蓝绿格子大手帕，藏着给我们四兄妹的惊喜；我会想起老爹种的紫红色的牵牛花，顺着门前的竹篱和墙开出一片灿然，亮色而又生香；会想起老爹的故事会，吓得我们跳跳，和他孩子般狡黠的笑，我妈说他是“老坏蛋”。

老爹有时领着一帮年轻人在家里开民乐演唱会，杨琴、木琴、二胡、琵琶一起演奏的《步步高》《红太阳照边疆》《骑着马儿过草原》，还有一个叫代麻子的人唱了《满江红》，激情澎湃的演唱让我从此记得了这首词。还有文学沙龙，早年间，毕节二中的刘遇巧老师发在《高原》上的处女作是

文学评论，叫《胡罗基奥，你在哪里？》……这些，我仍记得很清楚。

其实老爹那时很少下厨房的，但妈妈的生日时必定下一次厨，每次都做一道鱼菜，年年皆是，还将鱼尾巴贴在厨房的墙上。爹是有几道拿手菜的，红烧鲮鱼、炸响皮、爆炒腰花，鲜美无比……这些温暖是另一种存在，似乎是刻在骨子里的，想起来会余香绕舌。

爹走得早了点，我们姊妹4人之外的家人，儿媳、女婿、孙子等等，他俱未见过。虽老爹不在，但我们日常总会用他的语言方式：“如果爸爸在，爸爸就会这样说……”爹对特定事物的特定表达，一直是我们姊妹间通行的语言密码，我们运用自如，在旁人的迷惑不解里一起哈哈大笑。

我们得意于老爹会跳芦笙舞，会写小诗，会画穿着铠甲的威风凛凛的武士，会画下蛋的公鸡，还会写电影剧本……特别是，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一个

人比博闻强记的父亲更会讲故事了，我们总睁大眼睛屏住呼吸地听，种种惊心动魄的情节随着父亲指间的烟卷明明灭灭。老爹的才气，在当年，连邻居家可爱的小家伙都会闪闪闪着长睫毛的大眼睛，磕磕巴巴地笑着说：“吴爷爷是个是个大，大，大画家。”

我们至今仍唱着老爹教的歌谣，那首歌谣歌词奇异，曲调独特，据说来自阿尔巴尼亚，其实到现在我仍不解其义，只是唱起来就很有异域舞蹈的感觉，很想奔放地舞起来。时日越久，越发在血液里、眉间，保留着老爹带给我们对文学与艺术的喜爱。过去现在及未来，父亲一直活在我们姊妹四人的生命里，寻常时日或者重要时刻皆不曾离开。就像老大大说：“时日越久，放在我枕畔的那只文具盒就越发精美，那件耗费爹爹半月工资的绣花大衣还在持续让我威风凛凛……”

“毕节故事”向您征稿

“毕节故事”专栏，讲述毕节好故事、传递毕节好声音。

我们希望通过“小切口、微视觉”反映“大时代背景”的方式写作，我们希望通过“大众写作、人人讲述”的方式来呈现“毕节故事”。

可以写写一个关于创业的故事，一个关于爱与关怀的故事；可以写写一个令人敬佩

的身边人，一抹洗亮眼睛的风景，一段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；可以写写眼里喜人的变化、心中感动的涟漪；可以写写千年生息发展宏大历史中被遗落的一个片段，也可以写写日常不起眼生活中的一瞬亮光。这些，都是“毕节故事”。

不断挑战自我、拼搏奋进的励志故事，毕节人在外地奋斗的拼搏篇章，外地人的毕

节“第二故乡情怀”，毕节与泰州，毕节与广州，毕节与深圳，毕节与川渝，毕节与周边，我们的故事就是大家的故事，就是毕节故事，就是贵州故事，就是中国故事。

敬请关注“毕节故事”，并欢迎您投稿。

投稿邮箱：BJRBjgs@163.com